



刘小草、郑泽浩
本版绘画：刘新华

又是一年送别季。毕业、升学……许多人在此时迈向人生的新篇章。你的人生中，经历过多少次离别？有哪些郑重其事，又有哪些行色匆匆？千年前，有人用一句话道尽离别之伤。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尔已矣。”公元474年，还没有遭遇“才尽”困扰的青年江淹外放吴兴（今福建浦城县），同年妻子刘氏和爱子江朐相继离世。忧思难遣的他当起“宅男”，凿石楹为室，间或放浪于山水间，写下《恨》《别》二赋。

一篇《别赋》，七种别离，有去国之伤，有侠士之悲，也有恋人之痛，富豪、兵卒、游宦，乃至方外之人，在离别面前，也无出其右。汉魏六朝战乱频仍，每一次离别，都有可能成为永诀。这位陷入人生低谷期的“宅男”无力排解，只得将漫溢的痛苦和眼泪诉诸笔端：“别方不定，别理千名，有别必怨，有怨必盈。”满目山河、人间草木都沾染了离愁别绪，以至于“舟凝滞于水滨，车迟迟于山侧”。在送别者的眼中，希望停滞的何止舟车，是时间，更是距离。离别是心理距离的变化，更是地理位置的变动。

中国文学的传统讲求寄情山水。自《诗经·邶风》的“燕燕于飞”始，中国人就开始用诗歌或文字的形式，在地图上标记离别的永恒瞬间。幅员辽阔的中国，在现代交通体系建立之前，大大小小的山川河流间，究竟铭记过哪些令人无法忘记的别离？让我们在历史与诗歌文本中，回望这些跨越时空的经典。

始自长安城：“乐游原”“灞陵伤别”

如果要在送别诗的地图上划出一个闪亮的地标，必然是长安城。长安，盛唐的象征，也是送别的起始地。告别了汉魏六朝的动乱，唐的安定，使得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送别的情境中。箫声咽，秦城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这首《忆秦娥》被誉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，相传为李白所作。王国维称为“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虽是一首“北方怀古”之作（《唐宋诗词览胜》），其中出现的“乐游原”“灞陵”等经典意象，几乎占据了后世送别诗的半壁江山。“乐游原”是隋唐长安城的最高处，位于长安城东南最高处的升平坊，也是汉宣帝杜陵所在地。这里植被茂密，地势高爽，达官显贵们多在此修筑别业，《西京记》曾载，“唐长安中，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。”自汉始，直至中晚唐之交，乐游原始终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。每年的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，长安市民都要结伴到乐游原登高祈福，当然也可以像李商隐一样，在傍晚心情烦躁时驱车登古原，细细体味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（《乐游原》）。

关于“乐游原”的送别诗，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白居易的成名作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诗中的离愁别绪被弱化，细致的观察中透出属于年轻人的勃勃生气。年仅十六岁的白居易，仅凭前四句，就让名士顾况折服不已，在长安一战成名。在乐游原登高远望后，人们选择在“灞桥”折下柳枝，赠予临行之人。

灞桥是进出长安的东大门，相传是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所修，较早的记录见于《三辅黄图》卷六：

“灞桥，在长安东，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，折柳赠别。”

折柳寄寓离情别意大约始于此，在唐朝蔚然成风，成为临行前的一种仪式。灞桥旁的柳枝也因此屡遭摧残，少有长枝拂地：“灞陵原上多离别，少有长条拂地垂。”（韩琮《杨柳枝词》）

灞桥设有驿站，称作灞亭，送行之人常在此话别。“莫不际此地而举征袂，遥相望兮怆离群。”（杜顼《灞桥赋》）灞水上送往迎来，甚至一度造成交通堵塞：“送车盈浦上”（王维《送熊九赴任安阳》）。送别自然也少不了杯酒为伴：“对酒滴亭墓”（刘长卿《送友人东归》）“置酒滴亭别”（岑参《送祁乐归河东》）“灞桥酒盏踟躇月，从此江心两所思”（罗隐《送溪州使君》）。

可以想象，暮春时节，柳絮翻飞如雪，“灞桥风雪”遂成长安一景。人们驱车城外，从长安坊市向灞陵聚集，灞水沿岸车水马龙，驴车、马车，纷纷起步于灞亭。送行者攀折柳枝，斟满杯中酒樽，临行者或涕零，或徘徊，或踌躇满志，“正当今夕断肠处，黄鹂愁绝不忍听”（李白《灞陵行送别》）。

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

车马顺着咸阳古道一路向西，迎接离人的的是北方的荒漠和雄踞西北的阳关：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如果说送别诗能评出个“第一”，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必然榜上有名。元二奉朝廷之命去往安西都护府（今新疆库车），王维到渭城为之饯行。渭城的小雨冲刷掉前路的尘土，也让心情变得明朗。出关的友人无论游至何方，都有此刻的诗人的守望与祝福，一路为伴。

离别牵系起两座城。身在渭城，心系阳关。殷殷祝福，切切期盼。这首诗经谱曲，改名《阳关三叠》，后又编入乐府，成为饯别名曲，历代广为流传。《阳关曲》或《渭城曲》的盛名，反而使这首诗的本名《送元二使安西》湮没。

阳关是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时建立的两座关口之一，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，是交通枢纽，更是军事要塞。

据统计，《全唐诗》中，与“阳关”有关的诗篇共46首。唐人对“阳关”反复吟咏，“阳关”一词除了是地理意义上的关隘，又成为心理上的一重关卡。

阳关之内，尚为故土，阳关之外，便是异域。驻扎边塞的诗人，最爱描摹“阳关”，尤其是岑参，其诗中凡提及阳关者，几乎都寄托着思乡之情：“终日风与雪，连天沙复山。二年领公事，两度过阳关。”（《寄宇文判官》）“愁里难消日，归期尚隔年。阳关万里梦，何处杜陵田。”（《过酒泉忆杜陵别业》）

送别诗中的阳关，常常与“绝域”“尽天”等意向并行。如王维《送刘司直赴安西》：“绝域阳关道，胡沙与塞尘。三春时有雁，万里少行人。”刘长卿《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》：“阳关望尽天，流水令人愁。”

这些诗句构成了中国人对于“阳关”的集体想象——人烟稀少的天之尽头。在那里，友人远去的背影是孤独而萧瑟的，边地的厉风裹挟着黄土、风

尘、沙砾，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。

受制于交通，古人的离别与今人不同，一旦告别，动辄“此去经年”。总是在充满乐观精神的盛唐诗歌中，对于天尽头的想象，几乎也都是低徊哀伤的。

王维的“三叠”，到了李清照这里，变成回环往复，心有千千结的“四叠”。

宣和三年（公元1121年）秋天，丈夫赵明诚为莱州守，李清照次年才与之团聚，途中行至昌乐，突遇大雨，夜宿旅店中，念及丈夫与家中姊妹，寂寞凄苦中写下这首《蝶恋花·泪湿罗衣脂粉满》。

泪湿罗衣脂粉满，四叠阳关，唱到千千遍。人道山长水又断，萧萧微雨闻孤馆。

惜别伤离方寸乱，忘了临行，酒盏深和浅。好把音书凭过雁，东莱不似蓬莱远。

对于离别之人来说，阳关在此已退却地理含义，而是充满哀伤与孤独的背景音。

在水一方：“送美人兮南浦”

在南方，送别总与水有关。在江苏，王昌龄被贬为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县丞，登芙蓉楼远眺长江，一再向故人剖白心迹：“洛

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（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）

同样可以眺望长江，湖北的黄鹤楼因为“诗仙”而名垂千古。李白送孟浩然至长江边，看轻舟已逝，想象扬州的繁华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（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）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（《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）在浙江，为林子方送行的杨万里，留下关于西湖六月胜景的美好记忆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（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）

在江西，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，遇琵琶女引为知己，在人生的转折点感慨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（《琵琶行》）

在安徽，李白登临宣州谢朓楼送别李云，尽管人生的愤懑不如意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却选择以不羁而自信的态度应对“弃我去者”与“乱我心者”（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）。在泾县桃花潭边，他也曾致谢友人踏歌送行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（《赠汪伦》）

再向前追溯，屈原的很多作品也都与水有关，如“捐余袂兮江中，遗余襟兮澧浦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，“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都之日远”（《九歌·哀郢》），“入激浦余偃仰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”（《涉江》）。

在他短暂的一生中，屡遭放逐，游历过长江、洞庭湖、沅水、湘水，多在江河湖海之畔行吟。在他歌咏河神的《九歌·河伯》中，诞生了“南浦”这一送别的经典意象：

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水扬波；乘水车兮荷盖，驾两龙兮骋驰；登昆仑兮四望，心飞扬兮浩荡；日将暮兮怅忘归，惟极浦兮寤怀；鱼鳞屋兮龙堂，紫贝阙兮珠宫；灵何惟兮水中；乘白鼋兮逐文鱼，与女游兮河之渚；流澌纷兮将来下；子交手兮东行，送美人兮南浦；波滔滔兮来迎，鱼鳞鳞兮腾予。

《河伯》一般认为是祭歌，写的却是河伯与美人相恋。二人在“南浦”分别，波涛滚滚、鱼群结队来迎。

《说文》解释：“浦，水滨也。”南浦，即南面的水边。南方地区江河湖海众多，舟船是唯一便捷的交通工具。南方临水送别处，几乎处处是“南浦”。

屈原之后，也有不少诗词写南浦送别，《别赋》中有“送君南浦，伤之如何？”白居易的《南浦别》，惆怅而洒脱：“南浦凄凄别，西风袅袅秋。一看肠一断，好去莫回头。”

及至宋朝，“南浦”的伤别显得更为细腻。柳永在“南浦”与妻子话别，“兰舟凝滞，看看送行南浦”，二人悲从中来，涕泪横流，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悲叹世间“算人生，悲莫悲于轻别”（《倾杯·离宴殷勤》）。更有名的则是在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中那一声感叹：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（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）。周邦彦的《尉迟杯》，离情难遣，埋怨起江上的行船与烟波：“无情画舸，都不管，烟波隔南浦。”“无怪恁婆娑感叹“送君南浦”“唯有此情苦”（《玲珑四犯》）。

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”

相较于南方的诗意和细腻，北方地区的送别显得更为萧瑟苍凉。

在河北，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（《易水歌》）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在易水旁与太子丹诀别，是历史上对忠义与反抗的经典咏叹。

在河南，高适安慰友人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（《别董大》）。曹植则因曹彰暴死、曹丕手足相残而百感交集，“愤而成篇”写下“离别无会处，执手将何时？”（《赠白马王彪》）

在新疆，二次出塞的岑参送前任节度使元二使回京（长安），徘徊在“北风卷地百草折”的轮台东门，久久不肯离去，望着天山路被积雪慢慢覆盖，留下“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”（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）的细腻回响。

在山东，最经典的送别属于唐诗的两座“高峰”。唐玄宗天宝四年（公元745年）山东曲阜石门一处小酒馆里，两位诗人临别对酌。

一位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，被玄宗赐金放还。另一位是刚过而立的杜甫，屡试未中，踌躇满志。两位诗人在人生失意的路口相遇了。

他们泛舟泗水，也在俱乐山见证过海天一色的盛景，二人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。

席间，李白为杜甫写下了“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”之句（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），却未料一言成谶。一人失意漫游，一人穷困潦倒，终其一生，不再复见。

十几年后，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杜甫拜访老友，惊呼“访旧半为鬼”，感叹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（《赠卫八处士》）。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他在华州作“三吏三别”，字里行间全是世态炎凉：“人生有离合”“此去必不归”（《垂老别》）。

北方广阔的平原地区，陆路交通远比水路发达，车马替代舟船，送别的诗歌中，反复出现的多是与路有关的意象：比如“歧路”与“离亭”。

站在人生的分别路口，有人泪满衣襟：“歧路相逢无可赠，老年空有泪沾衣。”（刘长卿《青溪口送人归岳州》）“忽此嗟歧路，还令泣素丝。”（韦应物《送李二归楚州》）

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，却选择潇洒挥手，送上祝福：

城阙辅三秦，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

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

在分别的岔路口，大可不必悲哀，故人归去，友谊长存。

歧路上一处处驿站、长亭，寄托着送别者的思念。

秦汉时期，自两京始，在车马所行的官道两旁，已经开始设置邮、亭、驿。驿站路上十里一亭，负责为信使提供馆舍、给养等服务。有时也是治安机构，有“亭长”一职。

《西厢记》中，崔莺莺也是在“长亭”送张生进京赶考，两人别情依依，从“晓来谁染霜林醉”，到“四围山色中，一鞭残照里”，难分难舍。李白也有“天下伤心处，送客劳劳亭”（《劳劳亭》）之句。正如学者莫砺峰所言，长亭也好，其他亭台楼阁也好，既可遮蔽风雨，又可登览江山，正是送别的好去处。如果说离别之人没有心情在亭台楼阁上欣赏风景，那么开阔的视野至少有一个好处，便是送行者可以目送行人，直到对方消失在远处。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和车马，速度都不是很快，送行者可以久久地凝视它们离开。

“长亭送别”，直至晚近仍然被反复使用。70年前的李叔同，在为约翰·P·奥德威的《梦见家和母亲》填写中文歌词时，也化用了这一经典意象：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……

上世纪20年代，这首《送别》就在新式学堂中广为传唱。林海音的小说《城南旧事》改编为电影时，这首歌作为主题曲，出现在主人公的毕业典礼上。至今，《送别》仍是属于每一位学子的青春记忆。

随着车马舟船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，当代人更熟悉的送别场景是火车站或机场。火车站的经典送别，属于朱自清。1917年冬天，朱自清随父亲料理完祖母的丧事，在南京的浦口火车站分别。安置好行李，他的父亲看到月台上小商贩在卖橘子，便穿过铁道、爬上月台，留下一个凝固在时空中的“背影”：

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，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

时光流转，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，早已不像“车、马、邮件都慢”的时代那样遥远。在技术的加持下，人们可以在任意的时间和地点感受“天涯共此时”，却难以“竟夕起相思”。“爱别离”的人间至苦，似乎已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失去了郑重与回味。

但回望铭记在书卷里的山川风物，我们仍能随着时间的脉络，寻回临别时，那些祝福与思念曾经存在过的证据。

中国送别地理

